



命运坚硬如磐，爱如刀刻斧凿 ——从《送你一朵小红花》谈文艺片的创作

尹 鸿

电影中的青春残酷物语

真正经典的文艺片，从来就不是孤芳自赏、曲高和寡，而是能够道出人人心中有、类型影片中无的某种感受、某种感动、某种感悟，不是以柳暗花明、山重水复的常规故事编织来抚慰观众，而是用惺惺相惜的共鸣来激发观众。做到这一点，文艺片就能从“小众片”转化为相对的“大众片”。而在众多的文艺片题材中，青春残酷的故事则一直是重要的创作题材。人生的所有残酷，都不可能比还没有来得及享受青春就不得不面对残酷的青春残酷而更显出残酷。从阿瑟·佩恩的《邦尼与克萊德》到后来大岛渚的《青春残酷物语》、侯孝贤的《风柜来的人》、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岩井俊二的《关于莉莉周的一切》、新海诚的《你的名字。》，直到近年曾国祥的《少年的你》、《七月与安生》，青春残酷的命运多舛，让许多观众涕泪沾襟、唏嘘不已：一方面，青年人面对一个他们不能控制、不能驾驭、不能对话的成人世界的冷漠、邪恶、残酷，进行着无能为力的反抗；另一方面，他们就像含苞待放的花朵，风吹雨打之后，化作一片尚未展开的落红，让人感叹命运无常、人世无情。而韩延导演的《送你一朵小红花》也是这样一部“青春残酷”的影片，同样成为了近年来为数不多的被观众所广为接受的文艺电影。

与《滚蛋吧！肿瘤君》一样，韩延的这部影片还是聚焦于深处绝境的年轻病人。影片中，两个还没有来得及走到远方，甚至还没有来得及享受身边快乐年轻人，却早早地被命运判处了“死缓”，所有的幸福都有一个随时会到来的有效期。这种向死而生的绝境，成为了影片给观众带来的一道亲情考题：我们应该怎样面对这有限的人生？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态度面对这种残酷的生活？我们应该如何与亲人相处、与旁人相处？这样的生活还值不值得活下去、怎么活下去？所有这些问题，在我们正常的生活中，也许并不会太认真地去思考，但电影却用一个残酷的故事将观众带入了某种形而上的境遇中，在一个被大大压缩的生命周期中去感受、体验和抉择。

像焰火一样残酷而美丽

身为癌症病人的韦一航，因为早早意识到自己生命的终点随时会到来，从而失去了对人生的兴趣和热情，也拒绝别人和他人的同情与关心，他不得不用冷漠来抵抗外部世界，防御对自己心灵的伤害，而所有爱他的人，包括他的父母都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包容他的坚硬和孤僻。电影用了大量在学校、家庭的细节，将韦一航这种“刺猬”般的生活状态展示出来，特别是通过这个“极端处境”，将儿女与父母之间的关系表现得让人感同身受，让观众对这个人混合着同情、不满和理解的“复杂感情”。韦一航偶遇马小远，是故事的真正转折点，这位看似天真、活泼、热情的女孩子，用她的善良、坚强、美好、坚持慢慢融化了韦一航冷酷的世界，两个年轻人从隔膜到熟悉、从冤家到相爱的过程，影片展示得也令人信服，最终他们终于与家庭、与亲人、与世界达成了和解，困境中他们相互扶助并向往着“一片大

湖”所象征的未知的远方。他们先是在游戏中模拟各种“探险”，在城市的各个角落穿梭，想象着自己来到了喜马拉雅山、科罗拉多大峡谷，甚至是火星。这一切，仿佛是一个童话的世界，无论是故事中的主角，还是他们的亲人以及我们观众，似乎都忘记了那个早已注定的宿命，我们被两个人内心的融化而感动，为生活的美好而暗自庆幸。这似乎更像一个我们熟悉的浪漫爱情故事

的进程。然而，韩延并不是一个童话故事讲述人，他为数不多的几部电影，都有一种对生命无常、命运无助的根深蒂固的感知。这个故事的核心理念在于，他们不是两位普通男女，而是两位都身患重症的不幸青年。这个两情相许的爱情故事注定就像是黑夜里的一场焰火，美丽而短暂。所以，当故事的两位主人公真的踏上“诗与远方”之路的时候，命运“残忍”地将这个童话粉碎了。马小远癌症意外复发成为影片的转折，也成为韦一航觉醒的重要节点。马小远的消失，让韦一航再一次遭受精神重创。但是，这不是对过去的循环，马小远已经在韦一航心中种下了爱亲人、爱他人、爱生活的种子，“马小远”作为一种精神像芯片一样植入到韦一航内心深处，其实也植入到了观众心中。马小远像个天使，救赎了沉沦的韦一航，而当韦一航开始飞向远方，马小远却消失在人间，将爱留给了韦一航。马小远为韦一航等生者带来了活下去的精神动力，升华了电影的主题表达。在影片结尾，韦一航幻想中没有病痛平行世界让影院中的观众为之动容，也超越了癌症这一话题，引发了更多关于“活着”本身的思考。一个童话被建构，然后又成粉碎，观众得到了对爱、对亲人、对人生、对生死的痛彻心扉的感悟。在一定程度上，“向死而生”的主题，唤起了观众情感共鸣。无论我们生命长短，无论意外和明天什么时候到来，都应该珍惜每个日日夜夜、珍惜我们的生活。唯有爱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有意义，即便生活本身坚硬得像一块岩石，爱却能够在上面刻下印痕。也许，这就是影片用一个青春的爱与毁灭的故事想要传达的最重要的意义。

没有从未被人讲述的故事，只有没被如此感动的故事

坦率地说，这个故事并非第一次被讲述，甚至相濡以沫这一主题也是“老生常谈”，但《送你一朵小红花》还是能够深深地打动观众，这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作品艺术表达的成功。每一次观影都是一次新的人生经历，观众在一场时间有限的电影旅行中体验到了两个人的情感世界、得到一次心灵洗礼。这就是电影的魅力，它让观众相信、感动，从而获得人生的感悟，或者是强化对人生的感悟。一部电影不能改变一个人，但是可以让一个人有一点改变，哪怕只是暂时的改变。天长日久，潜移默化，艺术就能让人们更向善、更爱美。应该说，韩延及其创作团队对原小说的尊重，对故事人物的细心体会、在创作各个环节精益求精、对生活细节的体验和发现、对电影视听语言的成熟把握，都使得这部电影能够以高质量的成色呈现给观众。

从艺术完成度来看，虽然前半段韦一

航的“叛逆”铺垫略显单薄，后半段的表意部分稍显繁复，这使得影片多了一些“人为性”，但整体上来看，《送你一朵小红花》在国产电影中体现出难得的艺术完成度和感染力，它用大量饱满的生活细节使这个故事有了人间烟火的质感。韩延用从容、平静、简洁、流畅同时还有趣的故事、细节、场景、对话，将这个悲喜交集的故事传达得细腻、准确，将人人心性的柔软一点一点剥开，为无情世界带来感情，又将情人推向命运的无情。电影动情但不矫情和煽情，镜头、美术、场面和音乐都准确克制，易烱千玺、刘浩存、朱媛媛、高亚麟、夏雨等各个年龄段的演员对人物的刻画也都富有魅力。既有丰富的生活观察，又有深刻的人生感悟，还有流畅的故事表达，而且找到了与普通观众对生死、对爱情、对快乐、对父母的情感共鸣，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为文艺片如何走向更广阔的受众提供了艺术启示。

文艺片与“影院性”

中国电影需要大制作的头部电影、满足观众娱乐需求的类型电影，也需要《送你一朵小红花》这样的文艺片。这些年，《桃姐》、《无问西东》、《冈仁波齐》、《七月与安生》、《找到你》、《少年的你》等文艺片都受到了观众认可，《地久天长》、《江湖儿女》、《风平浪静》、《路边野餐》等也产生了较大影响，而这部《小红花》则突破了10亿票房的关口。这一方面说明观众对文艺片的需求和接受，另一方面也说明文艺片是可以找到与观众、与市场、与社会的结合部的。

这些年，受到种种内因外因制约，具有社会广度、人性深度的文艺片依旧是凤毛麟角，但整体上看，越来越多的文艺片开始用比较现代的电影形态去表现对现实的观察、认知和阐释，体现了文艺片越来越强的现实关怀和人文关怀。文艺片、艺术片、纪录片等各种小众、分众电影，是电影文化多样性的重要部分，也是电影艺术丰富性的必然要求。但是，《送你一朵小红花》的市场热度也提醒我们，由于影院有观影成本考量、有消费者消费需求限制，并不是一切冠以艺术之名的电影，观众就会到影院观看。大多数所谓的文艺片，由于缺乏足够的“影院性”，限制了这些影片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所谓“影院性”，其实就是观众进电影院购票观影的“必看性”。这些年，艺术电影获得市场认可的例子都有共同的特点：题材极致、艺术表达准确、视听语言现代、与观众有情感共鸣点、有限而必要的商业元素的配置以及对市场规律的有节制的“妥协”。如果文艺片不能在“影院性”上达到观众的要求，就无法真正进入大众传播。只有符合“影院”媒介特点、消费特点的文艺片才有机会进入影院，甚至有“破圈”的可能。《送你一朵小红花》在这方面可以说提供了一个范例，它体现了现实的残酷，也表现了人间的温暖，这个美丽的童话像焰火一样，灿烂之后归于寂静。正是这一现实与童话之间的张力，使这部作品让经历过疫情灾难创伤之后的观众，感受到更多的人生无常和爱心永驻，一边涕泪沾襟，一边且行且珍惜。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港式警匪片《拆弹专家2》：类型与视效的升级重启

何 美

不久前上映的内地香港合拍警匪片《拆弹专家2》，被誉为贺岁档必看电影。这是对2017年《拆弹·专家》全新升级的Plus版，导演、编剧、表演、拍摄、剪辑、特效等都流畅好看，完成度高。开场一分钟即现香港赤鱓角机场被核弹爆炸的蘑菇云吞噬，随后6场重点爆炸戏和4场拆弹戏高能上演，悬疑叙事、复杂人性、120多处场景拍摄与场面调度、最后一分钟青马大桥被核弹拦腰炸断和巨浪激荡的视效都是亮点，创新突破警匪类型的视效呈现和价值表达。

警匪类型：再现“港莱坞”华彩

“我们开拍第二集吧！”三年前，《拆弹·专家》首次聚焦特殊警种，上映后第6日票房突破3亿元，最终以4亿元票房领跑“五一档”，彼时主创即有续集约定。导演邱礼涛、编剧李敏、主演兼监制刘德华等核心班底，自该片与《扫毒2：天地对决》以来未变。新剧本打磨两年，拿出了全新的人物故事，悬疑剧情、复杂人物等都高于前作。《拆弹专家2》与同期上映、硬核燃炸的林超贤电影《紧急救援》同样硬桥硬马，拆弹或救援不是以命换命，核爆倒计时或营救时间都如砰砰心跳；并继《无双》、《扫毒2》、《使徒行者2：谍影行动》之后，再续警匪片新章。

《拆弹专家2》里，香港发生连环爆炸案，失去了一条腿的前拆弹专家潘乘风（刘德华饰）在案发现场昏迷失忆，被警方列为头号嫌疑犯，并被恐怖组织意图劫出医院。潘乘风边逃亡边追查真相，但拆弹同事董卓文（刘青云饰）与反恐特勤队的前女友庞玲（倪妮饰）的不同讲述扑朔迷离。第二部采用假设和倒叙手法，角色设定更为复杂，叙事视听更为紧张，犹如两个拆弹专家从第一部的先后剪辑升级为间隔不得超过0.4秒的同时剪辑。

潘乘风经历了截肢、失忆、遭通缉等身心反转，这给“好人”、“劳模”刘德华颇多表演空间。人设不断重塑，剧情层层反转，敌友真假莫辨，“愤怒”、“报复”等人性阴面陡现。“双一刘影帝”刘德华、刘青云继1999年警匪片《暗战》之后再度合作。他们在40度高温天气里，身穿40多公斤的拆弹服拍戏。女主角从前作的“花瓶”变为飒爽反恐女警官，感情戏紧扣故事主线。倪妮穿着重达10斤的装备，单手举起8斤的枪。剧组高度还原了现实中的拆弹防护服和反恐装备。潘乘风在医院中假肢捆绑，反恐特勤队关灯之后的夜视仪枪战，充分展露了动作戏编排上的匠心。

导演邱礼涛“爱炸地标建筑”，“拆弹”系列都有后期特效加持，但爆炸戏素有实体爆炸的基础，包括制作“同款”实景模型以模拟爆炸效果，更彰显真实。前作中的红磡隧道是剧组耗资1亿元，耗时两个月，按照同比搭建的实景。第二部投资约2.8亿元，场景增至室内外海陆空120多个，中环、机场地铁站、旺角、庙街等大量实景勘测与拍摄制作，动用拆弹车、消防车、救护车、重案组的车等，相当考验场面调度，但显示了出品方寰宇、阿里巴巴等的信心和制作团队的用心，体现出不逊于好莱坞大片的“港莱坞”实力。

港片公认的精髓是“尽皆过火，尽是癫狂”，素有“Clut片之王”、“跛豪”成名的导演邱礼涛可谓这一影像冒险风格的代表。他曾在香港浸会大学修读电影，长期从事摄影、剪辑

工作，在约一百部影片中成长为类型片多面手。大片仍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电影市场难度较大的创作区域，但《拆弹专家2》将银幕奇观、视听特效与真实叙事、悲壮价值相结合，带来中高成本制作港式警匪片的惊喜。

价值表达：记忆的追寻与身份的认同

《拆弹专家2》里，潘乘风在生理层面装上义肢成为残障，心理层面失忆又被人为植入记忆，社会身份则从拆弹专家沦为社会弃子、嫌疑犯，仓皇奔逃。从医院跑到街头，经由天桥转向密集的中环楼宇与热闹的旺角集市，高难度转场中可见最港式的警匪片场景和烟火气的港味生活。“告诉我，我是谁。”失忆的潘乘风惶然询问董卓文。“信我，你是警察，不信我，你就是恐怖分子。”庞玲说。她又说：“问问你自己，潘乘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陷入了《记忆碎片》、《盗梦空间》或1999年香港警匪片《紫雨风暴》式的记忆困境与身份谜团，在黑白之间游走的心路历程映射了个体与体制的矛盾，折射了身份认同的社会难题。

两个拆弹专家，角色互为镜像，生死成败之间，写就复调悲情。董卓文看到残障且失忆的老友仍被用如卧底，激动指责上司和庞玲：“你们是人吗？”“他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警务处没有他的记录！”庞玲则坚持植入记忆是正义之举，助潘改邪归正。她问潘：“你能否继续你的任务？”继续任务的他在被修正的记忆和残酷的真相里撕扯创伤综合征，在“只有一条腿，也陪你走”的情感里寻求真相与真心。“因局之人”在抵抗社会环境压迫和自我价值判定的双重挣扎中，闪烁出人性的微光。

身份认同是对主体的叩问。香港警匪片常有基于冷战、“后冷战”文化结构所衍生的、被人为建构、具有复杂历史的本土意识。面对回归前就已存在、近年来不断加剧的高房价、失业等现实问题，面对金融危机、文化保育等带来的社会焦虑，《拆弹专家2》经由警局“无间道”和教育局“愤怒”、“报复”等人性阴面陡现。“双一刘影帝”刘德华、刘青云继1999年警匪片《暗战》之后再度合作。他们在40度高温天气里，身穿40多公斤的拆弹服拍戏。女主角从前作的“花瓶”变为飒爽反恐女警官，感情戏紧扣故事主线。倪妮穿着重达10斤的装备，单手举起8斤的枪。剧组高度还原了现实中的拆弹防护服和反恐装备。潘乘风在医院中假肢捆绑，反恐特勤队关灯之后的夜视仪枪战，充分展露了动作戏编排上的匠心。

在中国内地、香港本土和殖民英国的关系中探讨香港的身份和前途，已有数十年的历史。香港回归，CEPA签订，香港地域空间在全球化世界渐趋模糊，港片“危机论”、“消失论”、“夹缝论”等论调，促使香港演艺界努力破解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的迷思。这种自觉，显影在《无间道》三部曲、《寒战》、《窃听风云》系列的迷途“迷途”中，体现在《我是谁》、《紫雨风暴》等的“失忆”梗中，也乔装易容在《十月围城》、《明月几时有》、《剑雨》、《陈真》、《狄仁杰》等的历史沉思中。“拆弹”本身具有死亡威胁和强力毁灭效果，隐喻“港湾末世”的现代张力，更呼唤走出迷失之城、困境之域，拆除炸弹，治愈创伤。

面对身份母题，面对主体性焦虑，《无间道》、《寒战》、《扫毒》、《使徒行者》、《拆弹·专家》等一系列警匪片，制作认真、类型成熟、港味十足，运用身份镜像、影像书写“我城”，追求复杂叙事和智性愉悦，营造具有辨识度的“港味”、“地方感”，再现传统的港式人文理念，参与了成熟、理性、

进取的香港精神与身份的重建，也展现了香港电影顽强坚韧的生命力，构建出影像世界里香港城市的正面新形象。不再是当年英雄片里的热血江湖，也不复当年“古惑仔”电影里的青春岁月，而是充满了国际大都市的现代文明之美。这种向善越义向上的风貌，突出体现在正义警察身上。

在断裂、找寻、改写和确认的历史回溯中，电影完成香港集体意识、社会心理的“感性显现”，尝试重构“香港意识”。“水土不服”只是曾经，多地文化联系、互动、延续是大势所趋。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的粤港澳大湾区，众望所归的华语电影，都在生成新的可能。“后疫情时代”，命运共同体要有社会学、心理学和文艺学的更深层次观照。

别样观照：情绪“炸弹”与艺术治愈

《拆弹专家2》开篇就用旁白点明：是“愤怒”导致了这场爆炸。伤残后坚持复健的潘乘风未被批准复工，一心拆弹的他不得不到警局、媒体和好友认同后转向愤怒：“不是我有病，是这个世界有病。”“这是个用完即弃的社会。”个体被社会被制度抛弃的愤怒，让拆弹专家变成定时炸弹。愤怒是日常很难处理的一种情绪，是攻击行为的一个重要催化剂，随时爆炸的威力堪比炸药。暴力示威、施暴凌辱、戾气冲天、愤怒驾驶、网络暴力，频频上演。人和动物都有情绪，但涉及社会性需求的高级情绪才是情感。从情绪到情感，每种愤怒、悲伤、恐惧的背后，都是对爱的呼喊。当下的行为和状态，都是过去的延长或冰山一角。《拆弹专家2》用一种悲情的方式，控诉了社会病症。

该片四场炸弹戏，无论是从手雷下拼命救出女孩，还是同时剪线救出夫妇，或者董卓文拆除潘乘风身上的炸弹，都可以凭技能或记忆拆弹。但面对职场末路，面对累累命案，在逃亡途中超市里顺手秒制速冻弹的前拆弹专家，如何拆除心中愤怒的“核弹”？是摘下庞玲所给、兼具窃听和跟踪功能的表后沉入融入“复生会”，还是目睹董卓文用身体护卫频遭扫射的同事后含泪戴表，联手拆弹和反恐？生离总是难免。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和持续，使得部分公众陷入愤怒、焦虑等负面情绪。《说文解字》有“疫，民皆疾也”之说。对生于1961年、59岁演泽中年愤怒的邱礼涛和刘德华等创作者来说，艺术是干预创作、重建信任、联结世界的彩虹或丝带。

获得口碑与市场认可的《拆弹专家2》，仍有警匪片的通病：反派悍而无脑，主角光环太强，多次反转突兀。救猫咪、失忆、植入记忆等情节较为老套。演艺界青黄不接也是事实。近年港片主创人员多为刘青云、吴镇宇、张家辉、古天乐等50多岁的老牌演员，颇多致敬经典情节的套路。

高度成熟的香港警匪题材类型片出新很难，但时有惊喜，体现出这一类型格局下的华彩再现。虽略有瑕疵，但有“弧线”的英雄形象，从未断层的港人精神，以及对社会对个人的冷静思考和温暖治愈，仍能引爆市场。大众可在视听体验、记忆追寻、身份认同、情感宣泄和价值验证等综合观影功能中，获得替代性满足。内地香港，光影留痕，未来还待发掘新力量与新创意，练就不可替代的价值。

（作者为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处长、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生）

